

第十二回 愛詞賦詩擢英才 用權宜又更姓氏

詞曰：

花外鶯聲柳外樓，淚紅細漫舊篔簹，亂夕陽愁，無那春風響玉鉤。

話說胡小姐因太監要看，就去剪頭髮出家，被鄔媽奪住剪刀。方小姐進來拭淚，對胡小姐道：“姑娘且不要哭，我對你說話。”就同兩位夫人一起回房裏說了一會。聞夫人又請聞公進去，密語了幾句。聞公出來對何太監道：“舍侄女亦是一黃堂之女，閨中弱質，如今許多公祖父母在此，舍侄女如何肯出頭露面？”何太監便道：“也罷，咱們進去瞧瞧兒罷。”

聞公領了何太監進來，穿堂坐下。等了一會，只見養娘扶著小姐出來，向何太監拜了一拜，低頭流淚。正是：

微波侵茁蒿，細雨濕芙蓉。何太監見了便道：“好，好！好個人品兒，是個貴人。”因見他哭，便道：“不要哭，看哭壞了身子，如今是貴人了，你不曉得，俺們皇宮裏受用多著哩。”因對聞公道：“聞先兒，你如今是皇親了，咱和你一家。你勸勸貴人，叫他不要哭”。一邊說，一邊走出來，對府、縣官道：“好個人品兒，做得貴人！”就要叫官媒婆：“叫轎子送到皇殿裏去，好生服侍著！”自己也要起身。聞公留他少坐，何太監道：“怎樣好擾？也罷，明日聞先兒到京師來，咱們回席罷。”又笑道：“只怕做了皇親，那時節又不肯喫咱們的酒哩。”說罷哈哈大笑。

聞公就叫家人擺桌子，府、縣官都辭去了，只有何太監同方古庵與聞公陪著飲了數杯。何太監道：“聞先兒不要煩惱，做朝廷的親好多著哩。你不曉得，戚娘娘原是妃子，如今冊立了西宮，好不寵幸！皇上常幸他，家裏一個月賞賜也不知多少。”聞公道：“學生哪有此福。”何太監道：“說哪裏話，都是個人。皇親不是人做的麼？”大家飲了幾杯，何太監就起身辭去，當晚就要抬小姐。方公道：“今晚太急，明日也是一樣。”何太監道：“也罷，也罷。只道咱不通些情兒。”一拱，上轎了。方公也就別了。

聞公進來，大家哭哭啼啼，七忙八亂了一夜。到得次日，就有官媒婆來催進身。二位夫人無奈，挨到傍晚，只得打發上轎，大家哭別。聞公打發一個養娘去服侍，叮嚀了又叮嚀，囑咐了又囑咐。方小姐尤其哭得淒慘。街上的人都一傳兩、兩傳三，說胡茜芸小姐點去了。

卻說聞生因等胡朋來審，所以耽身在京。一日無事，想著醉雅雅，就往他家來。只見醉雅雅也纔到家，下了轎，見聞公來，就請到裏面臥房坐下。雅雅道：“這幾日相公為何不來走走？”聞生道：“我前來望你，說你往戚皇親家去了，幾日不曾回去。為何去這幾時？”雅雅道：“都是相公的琵琶詞害了我，還要說哩。”聞生驚問道：“怎麼是我的琵琶詞害你？”雅雅道：“前日到戚皇親家去彈了，他稱贊不已，問我何人所作，我就把相公的尊諱對他說了。他就要我教他的女樂，關在家裏，直等學會了纔放出來！”聞生道：“你既在皇親家，如今外面傳說要點淑女，可真麼？”雅雅道：“這是真的。宮裏出來的信，我們浙、直兩省差了司禮監何公公去點選。相公家裏可有令妹麼？這一番點選倒比不得往常。”聞生聽罷大驚，就立起身來道：“我且奉別，改日再來望你。”雅雅道：“相公果是有令妹，怎麼就這般要緊？且再坐坐去。”聞生道：“不坐了。我有要緊事。”就一拱手而別。

急回見胡公道：“適纔聞得朝廷要點淑女，浙直差了何太監。恐怕舅母在家著忙，如何是好？”胡公道：“你我都不在家，舅母如何蓋得住？你不如速速回去完了姻罷。”聞生道：“外甥也如此想，只是舅舅此處無人。”胡公道：“我這裏事已至此，外面事大，你且作速回去的是。但是聽見胡朋早晚就到，如今何太監當未起身，你且一邊收拾，等何太監起身，同去不遲。”

又過了幾日，打聽何太監起身了，提胡朋的人尚未曾到。聞生只得起身，御了牲口，拜別胡公，出了彰義門。行了半日，只見後面一騎馬飛跑趕來，口時叫道：“前面聞相公不要行，小的是莫老爺差來的，有要緊話稟。”聞生住了牲口，只見那人跑到面前，跳下馬來，跑得氣急，馬也喘個不住。聞生連忙問道：“你是哪個莫老爺？”那人纔說：“小的是翰林院莫之芳老爺的長班。早間差小的到相公下處來請，說有要緊話講。”聞生纔知是大座師，便道：“我家中有要緊事，所以星夜回去。我前已別過你老爺，此時如何又有話說？”長班道：“老爺分付，斷要請相公回去的。”聞生道：“我歸心如箭，況且已起身了，如何又回？煩你去回復老爺，只說趕我不上罷。”長班道：“小的來得遲了些，老爺將小的罵了一頓，求相公方便小的罷。”聞生無奈，只得同長班轉牲口回來。

就來見莫翰林。莫翰林大喜，出來相見。坐下，莫翰林道：“昨日皇上御朝，問諸相公說：‘一個書生聞友，卿等知道麼？’諸相公一時不知何意，後來細問近侍太監，纔曉得說皇上幸戚皇親府，聽見他女樂中的彈詞，知是賢契所作。皇上大悅，所以召見，大有特用之意。果些是大作麼？”聞生道：“是門生一時亂道，不曉得達了御覽。”莫翰林道：“明日賢契同學生入朝，不可有誤。”聞生領納而歸，只得又回到寓所。心下焦燥道：“偏生有這樣的事。萬一我回去遲了，表妹點了去，就欽賜我狀元也不情願。”翻來復去，一夜無眠。

到了五更，同了莫翰林進得朝來。但見：

祥雲籠鳳闕，瑞靄罩龍樓。琉璃瓦砌鴛鴦，龜階簾垂翡翠。牆塗椒粉，絲絲綠柳拂飛甍；殿繞欄楯，簇簇紫花迎步輦。

聞生同莫翰林過了棋盤街，進得朝來。只見那些進朝的官一人一盞紗燈，紛紛而來，聞生不曾奉旨，在午門等候。隔了半日，傳出旨來宣舉人聞友。聞生低頭進去，俯伏朝拜已畢，只見皇帝問道：“朕前幸戚皇親家，聽爾彈詞甚佳。朕今日面試，如果有才，朕當有不次之用。”聞生俯伏領旨。只見一個太監傳下題目，上面寫道：

《文華殿賦》（何晏體）

《平番凱歌》（李白《清平調》體）

聞生俯伏奏道：“左思《三都》一紀方成，張衡《西京》十年始就，況臣才遠不及古人。一時奉詔，恐不能就，伏乞聖裁。”皇帝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《文華殿賦》可回去做完獻上，《平番凱歌》朕要叫宮人吹入樂調，你可用心做來。”聞生叩頭謝恩，俯伏金階寫道：

鼓角喧天玉壘秋，王師十道下梁州，
旗遮劍閣千重棧，鞭斷巴江萬里流。
烏啼京觀戍樓閑，銅柱新標戰馬還，

鎖甲金鏡歌管沸，三軍齊出劍門關。

彤庭曉闕獻降俘，緹綺霜刀隊隊扶，

黃紙金雞傳放赦，太平天子坐披圖。

聞生一筆寫完，近侍獻上。皇帝大喜，傳與諸相公看，說道：“不減唐朝李白！朕今也封你翰林學士，賜進士出身。”聞生叩頭謝恩，出得朝來。正是：

有勢閑人趨奉，無錢親戚生疏，

丈夫身居斯世，不取富貴如何。

胡公聞之不勝欣喜，相交的人都來賀他。只有聞生心裏因點選之事，十分在念，又不得回去，拜客喫酒，忙了月餘。心下想道：“我雖得這一番殊遇，但不知表妹在家如何？萬一點了去，則我因功名而誤表妹，雖腰金衣紫亦非所願。不如上一個歸娶的本，倘得恩準，豈不兩全？”正要上疏，只見一個家人來說道：“小的今日在打磨廠見一個蘇州人，說我們府裏點了一個貴人去。”聞生道：“胡說，家裏又沒有小姐。只優的是舅老爺家小姐。”家人道：“小的正如此說。他說親眼見的。”聞生心下狐疑道：“你再去打聽來。”家人去了半日，說道：“小的又去問他，他說親看見何太監在我們家裏點去的，姓胡，說是舅老爺的小姐。”聞生聽了心下著急，口裏嚷道：“胡說，舅老爺小姐為何在我家？”

正在那裏疑心，只見又是一個家人來說道：“胡朋提到了，老爺請姑爺商量。”聞生即刻來見胡公，就把傳言說了。胡公心下也有些著急，但道：“他們為何得到蘇州？只怕還是傳言之誤。如今胡朋已到，少不得就要審，須得先有一人去見他，叫他聽審之時，不要攀害纔好。但無心腹之人可托。”聞生心下想道：“聞得此人是方古庵女婿，我一向疑心此事。不知他假冒我的鬼名，不知他真是胡朋？不得一個明白，不如且去見他。”就向胡公道：“無人可托，讓外甥自去見他。”就換了衣服，叫長班跟了，竟往刑部獄裏來。

管監的人認得長班，讓他進去。問到胡同監口，胡同出來見了。不認得聞生，便問道：“小弟素未識荆，不知有何見教？”聞生因要問明方公之事，便道：“小弟姓阮，新任翰林。聞相如乃家表兄，與兄同案。胡敬庵老先生乃家表兄母舅，又是岳丈。明後日刑部就要審此事，家表兄所以特命小弟先來會兄。錢科尊疏內參兄有獻齊王之詩，說叔侄通情，所以將胡敬翁也參在內。如今胡敬翁已辨非一家，兄若真有與齊王之詩，只一身做事一身當，也不要攀累無辜。若無其詩，則辯白之時也不可說胡敬翁是叔子。至於上面之事，家表兄自當料理。”胡同道：“承令表兄見教，無有不遵，況且小弟沒有與齊王的詩。這件事都是方古庵老賊叫錢推官捏造出來的”。聞生大驚道：“聞得方古庵是令岳，怎麼說是他之故？”胡同道：“小弟在家叔任上一——”聞生道：“令叔是哪一位？”胡同道：“胡敬翁了。”聞生道：“明日切不可說！”胡同便道：“小弟在胡敬翁任上定了，約小弟到家做親。及到嘉興時，他又定了一個貴客，就要賴起婚事，小弟不允，與他理論，他所以托錢推官參小弟與敬翁。”聞生道：“原來如此，錢推官與他通同作惡。”又問道：“這便是了。但不知方古庵何所見而與兄聯姻，又何所而背盟？”胡同是個伶俐的人，至死也不肯說出真情來，就說：“方古庵素與小弟相知，小弟有些拙作都極蒙他鑒賞，所以就將女兒許我。後來見小弟不中，又有富貴求他，他就趨勢之念重而憐才之念輕矣！”聞生點頭歎息道：“如今的人大都如此！事便如此說，但面日審的時節，這些話恐不可以對法司講。”胡同道：“小弟一則並不曾有詩，二則小弟當初原名叫做胡朋，後來改為納監，叫做胡同。我如今只說我並不叫胡朋，並沒有詩，也不認得胡敬翁便了。但上面之事，要求令親照拂。”聞生道：“如此極妙！小弟就去回復家表兄，不勞費心。”

胡同又問道：“適纔聽說令表兄是胡敬翁之婿，不知敬翁有幾位令媛？令表兄可曾完姻？”聞生道：“止得一位，不曾完姻。”胡同道：“小弟前日浪游吳門，聽見敬翁一位令媛點了去，可就是麼？”聞生連忙問道：“正要請教。家表兄聞了些信，寢食俱廢。不知敬庵令媛何以在吳門？”胡同道：“這到不知，前日偶有一個友友言被之事甚詳，也是方老賊之故。”聞生大驚道：“怎麼又是方老賊之故？”胡同道：“兵科厲畏軒是方賊同年，方古庵與他兒子做媒，求敬翁之女，夫人不允。所以方賊與厲兵科對何太監說了，就選了去。”聞生聽了大怒，罵道：“此老如此作惡，誓不與之俱生！”就對胡同道：“學生就是聞相如，適纔之語兄要留心，一應上面之事，俱在學生身上。”胡同聽得就是聞相如，連忙打恭道：“原來就是聞老先生，晚生不知，得罪，得罪！明日之事，全仗老先生大力，晚生一字不敢干涉令母舅。”聞生道：“領教，領教。”就別出來。

一路想道：“胡同的話語語真情，不是他冒認鬼名可知。只是方古庵老賊如此可惡，只因他叫錢推官參了母舅，所以把我的婚姻遲至今日；如今他又把我的表妹害了。為人如此，只前日之事，也盡非賈有道之故了。斷不與他幹休！”正是：

唯有感恩與積怨，千年萬代不生塵。

畢竟不知聞生與方公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